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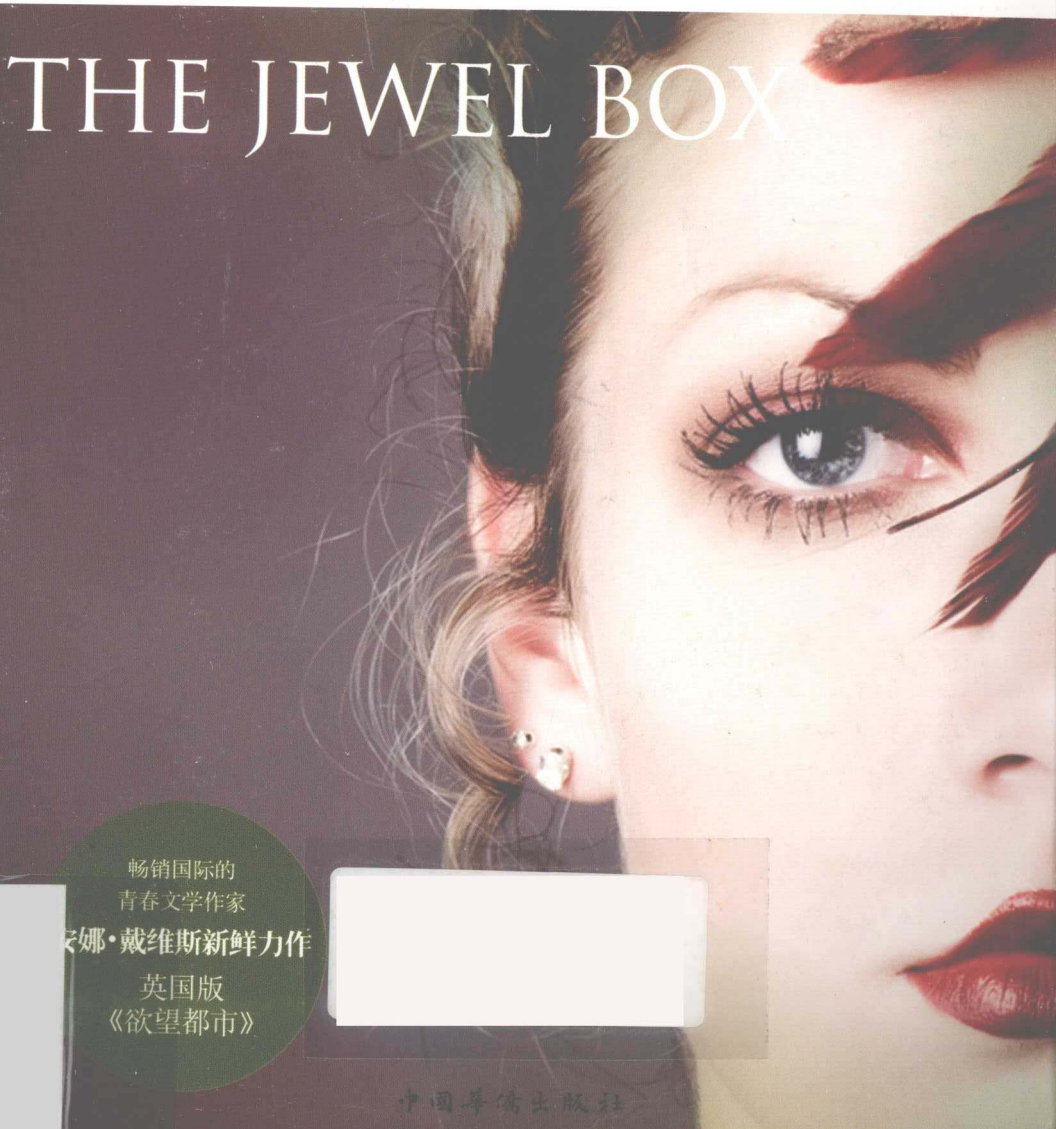
说爱你的人，往往最危险。爱一个人，究竟可以疯狂到什么地步……

安娜·戴维斯^[英]
ANNA DAVIS

李娟——译

绯闻天后

THE JEWEL BOX



畅销国际的
青春文学作家

安娜·戴维斯新鲜力作

英国版
《欲望都市》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安娜·戴维斯^[英]
ANNA DAVIS

李娟——译

绯闻天后
THE JEWEL
BOX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绯闻天后 / (英) 戴维斯著 ; 李娟译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4
ISBN 978-7-5113-2235-7

I. ①绯… II. ①戴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9052号

● 绯闻天后

著 者/(英) 安娜·戴维斯

译 者/李 娟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玉 轩

特约编辑/牛晓婧

封面设计/引文馆·马顾本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640mm 1/32 印张/12 字数/260千字

印 刷/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
版 次/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235-7

定 价/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深情献给瑞迪安和利奥！

致 谢

感谢下列人士的帮助：

在布莱克·弗里德曼公司工作的我的代理人：卡罗尔·布莱克。

在《环球滑板杂志》任职的我的编辑卡蒂·艾斯皮勒。

西蒙舒斯特公司的劳伦·麦肯纳、珍妮·里克曼斯和《澳大利亚随意之家》的拉里萨·爱德华兹。

柯蒂斯·布朗公司的我可爱的同事们。

布朗翁·柯丝葛瑞芙扮演了萨伏依饭店的品牌推广大使。

最重要的是我的兄弟瑞迪安和我的丈夫西蒙，我将永远感激他们。

还有纳塔利和利奥，他们没帮上什么忙，但真的很可爱。

目 录

Part1 舞 会 / 1

Part2 竞争对手 / 99

Part3 飞 行 / 231

Part4 旅 程 / 311

Part1
舞 会

《皮卡迪利先驱报》

1927年4月4日

伦敦西区

考文垂街新开了一家名叫萨拉曼达的俱乐部，那里有伦敦上等的胡椒牛排，还有节奏轻快、激动人心的爵士乐。就在昨晚，有一位戴着大礼帽、声名狼藉的男士强行邀请我跳查尔斯顿舞，怎么都推不掉。今天我可真要好好放松一下了，在家好好待上一晚，吃块鱼子酱三明治，再喝上一大杯可可茶。因为我不单头痛欲裂，而且双耳轰鸣、喉咙刺疼，连胃里都在翻江倒海。天哪，我雪白的脚趾头都变得青一块紫一块了。朋友们，我几乎没法走路了！

如你所知，自从查尔斯顿人下了船，在高档的夜总会里住下来开始，已经过去一年多了。他们在巴黎和纽约能优雅地跳查尔斯顿舞，然而伦敦人要学会它可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了！男士通常都跳得很糟糕，他们腿向两侧踢时总是像抽搐似的胡乱扭动。在萨拉

曼达，一旦你踏进舞池，一切可就全凭自己了。实际上，我不建议你坐在舞池旁边。在这里，许多漂亮的女同胞跳得也差强人意，她们像牧场里的母鸡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在伦敦西区，拍翅啄食。

那该怎么办？当然还得上舞蹈课。相信我，女孩们，这绝对是一项可观的投资。如果你们正在心烦，怀疑自己的查尔斯顿舞也跳得像母鸡一样糟糕，我建议你们赶紧去找堤茜娅·哈里森夫人（她的朋友都叫她蒂妮·维尼）。请注意，这也许将改变你的一生。最好你也带着自己的丈夫或男友去她家，但如果对方自命不凡，不肯去上课，那你就只能自己教他了。让我们面对现实吧，早在女性获得选举权之前，我们都一直致力于教育各行各业的男士，我所指的是三十岁以上的女性（注意，我只是同情三十岁以下的女性，并非嫉妒她们青春貌美）。只要这世间男人还是男人，女人还是女人，我们也会这么一直继续下去。把握自己的命运吧。

随着我名声鹊起，我经常听到这样两种令人恼怒的评论：“钻石小姐，你每晚都彻夜不归，体力上哪受得了啊？你的工作肯定是伦敦最辛苦的了。”要不人们就走向另一个极端，“钻石小姐，你的工作真轻松呀！你只需出门去放松自己，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。”

此外，有报道称很多人假扮我去索要好座位和免费馈赠的鸡尾酒，对此我感到怒不可遏。门童，假如你起了疑心，就叫那个“钻石”给你吹个烟圈吧。这可是我的特技，她一吹就会露馅儿。还有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要过免费的酒水。

戴曼德·夏普（时尚钻石）

1

照片上的女士眼神挑逗，一头笔直的短发。她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，面前摆放着一个空香槟酒杯。她戴着手套，拇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，黑檀木的烟管又细又长。她涂着口红的嘴唇微微张启，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。照片上的标语很简单，“你敢吗？”肖像下端有一行小字说明：贝克之光公司的香烟经过烘焙，绝不刺激喉咙。

奥布雷·皮尔森先生将样本扔到桌上，后背靠在皮椅垫上，皮椅吱嘎作响。“嗯？”

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格瑞丝·卢瑟福从硬木凳子上站起来，清了清喉咙，说道：“那个，皮尔森先生，我想……”

奥布雷两边的眉毛凑到了一起，眉头紧锁，指着那个样本说：“你有丝毫考虑过我们的客户对此会做怎样的反应吗？”

格瑞丝深吸了一口气。要是她和年长的亨利·皮尔森事先商讨一下就好了，总体上讲，他的思想更开放。格瑞丝说道：“我想这次宣传活动可以为贝克公司增加三分之一的销售额，或许更多。以前，我们从来没有将女士作为香烟的销售目标人群，现在是时候该这么做了。如今，伦敦女孩也开始模仿好莱坞明星留短发穿短裙了。整夜跳查尔斯顿舞、和年轻时髦的男子约会，这正是她们想过的生活。她们想能过得狂野点儿，做她们母亲辈从没做过的事。如今，好莱坞的女演员都吸烟。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皮尔森先生摸了摸他那日渐秃顶的脑门。可能是因为他经常摸那儿，那里的头发越来越少了。“卢瑟福女士，我们绝对不能把一个抽烟的少女形象用在这次宣传活动中。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声誉。”

“噢，先生，那都是幌子。皮尔森公司是时候要跟上时代潮流了。”

“我想送你一句忠告。”皮尔森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，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会仔细想想接下来要说什么。”

“好吧。”格瑞丝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，“忘了它吧，我们不是非得展示女人抽烟的形象。试想一下，舞池中挤满了一对对的舞伴。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一位男士向一个女孩伸出手，邀请她共舞一曲。广告词就写‘你愿意吗？’还有这个：敞篷车里，女孩坐在情郎身旁，横幅写‘你能跑多快？’”

皮尔森打开抽屉，在里面翻找一番，又砰地关上，对他的秘书格罗瑞娅吼叫，叫她拿一片阿司匹林来。

“先生？”格瑞丝倾身向前。

“卢瑟福女士，你在我们这里工作多久了？”

“差不多十年了。”

他挤出一丝笑意。他的脸看起来很不对劲，笑容好像是粘上去的，“亲爱的，你想想伦敦这十年变化多么大啊。”

“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

“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并不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很多人也这么认为。城市是在变，但是核心的价值观没有变，它将一直留存。在纷繁混乱的世界里，我们皮尔森公司要一直紧随那些稳定的主流价值观。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使面对竞争，我们也能留住诸如贝克公司这样的大客户的原因。”

“先生，我们应该尊重……”

“尊重——是的，卢瑟福女士，尊重只是一部分。当你上班迟到一小时，睡眠惺忪，或是坐在那儿只是抽烟和开玩笑时，你有尊重你的上司和客户吗？你认为这给打字员和秘书做出了好榜样吗？”

“但其他的文案撰稿人也这么做过，没人介意。”

又一个勉强的笑，他接着说：“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，我本不该对你说这些。你肯定是被哪个魔鬼附身了才会构想出这张该死的图片。我若让斯坦利·贝克看到这个样本，他肯定会一路狂笑到班森公司。”

秘书拿来两片阿司匹林和一杯水，放到桌子上后就出去了。接着是令人不安的寂静。

“所以，我还要提交海报吗？”格瑞丝说。

这回是一声轻笑，他补充道：“天哪，怎么回事！当然，你很有活力。回去再好好想想吧。你把妇女定位为目标人群已经击中要害

了，但不是这样。看看能否再提出一个更……普及的创意，能考虑到其他人群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先生。”

十分钟后，在她的小办公室里。格瑞丝拿起电话，叫接线员连线给《皮卡迪利先驱报》的编辑迪基·塞奇维克。

“迪基，今晚我想和你共进晚餐。”

“格瑞丝，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，这还用问吗？七点怎么样？哪儿都行。”

“对不起，老朋友，今晚我很忙。”

格瑞丝不耐烦地用指尖敲打着桌子，“忙什么啊？工作吗？”

电话那头也许是一声叹息，但也许只是电话线上传来一阵吱吱声。

“不知你是因为……”

“是女人吧，不会又是那该死的帕特茜吧？迪基，不是她，对吧？”

“格瑞丝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，但……”

“吞吞吐吐就是在掩饰。你难道没发觉吗？她的鼻子是拧巴的，她在装小女生。她认为男人会喜欢这样，但事实不是这样，对吧？迪基？”

“今晚我不是见帕特茜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格瑞丝觉察到屋外的打字员都无来由地停止了交谈，她伸直右腿使劲一踢，把门关上了。

“我必须得去看看那幅德国画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幅价值连城的

画作，它就在展览馆里。”

“噢，那个。没有人会去‘大都会’的，迪基。那里太压抑和可笑了。死板的机器和一群老处女。它就不能变个样？太愚蠢了！”

“亲爱的，感谢你渊博、开明的观点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格瑞丝从桌上的盒子里拿出一根烟，开始到处找火柴，“我们去埃菲尔酒店吃饭怎么样？尽管我厌恶它，但是为了你我愿意去任何地方。”

“哎呀，瞧我们多无私。”

“然后我们可以去‘钻石’曾受邀去过的舞会玩一整夜。”

“我们还要去跳舞？”

格瑞丝找到火柴，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划燃了一根，“说真的，迪基，有些事我需要和你谈谈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格瑞丝出现在托特纳姆宫廷路。她没有带伞，只能任由暴雨洗礼。眼前也没有出租车、电车或是公车，她被迫在刚下班的拥挤的人群中狼狈地奔跑着。下水道的污水溅在她的脚踝上，雨水渗进她的衣服里，浑身上下污迹斑斑，鼻子里还充斥着建筑工人身上的灰尘味。格瑞丝一边疾走，一边低声咒骂着她的时间观念（格瑞丝习惯性迟到半小时）；她的老板（就因为她的老板把办公室设在了皮卡迪利街，离埃菲尔酒店所在的皮西街不够近）；这鬼天气（毕竟这是在伦敦，谁都会时不时的咒骂一下这里该死的天气）；上帝（她并不信仰上帝）以及迪基·塞奇维克（因为他答应和她见面以及对埃菲尔酒店的钟爱）。

当格瑞丝到达饭店的时候，雨还在下，而且越下越大。她低着头朝门冲去，与一个身板结实的人狠狠撞到了一起，撞得她牙齿都咯咯作响了。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她的前臂，她抬起头，看见一双浅蓝色的眼睛，隔着很宽的距离分布在一张大脸上。那张嘴保持着微笑的弧度，或者说那张嘴本身就长成看起来一直在微笑的形状。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那声音听起来是一口流利的美国腔。

“没。”她还没回过神来，话就顺口溜了出来。那只手依然抓着她的前臂。

“很好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就好像要把她看透一样。

她开始察觉到旁边停了一辆出租车，它的发动机还在转动。这个人很可能是刚刚从出租车里出来的，司机可能正在望着他们。

“请让一下。”格瑞丝挣脱了他的手，昂首挺胸地朝门走去。

“三十二岁了，我猜。”他的笑映照在玻璃上，显得扭曲。面目狰狞。“你的表情很辛辣，”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找零钱，走过去付给司机。“清澈、可爱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三十。但这与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”

“再过一两年，这张脸就会变得没有表情了。”那个男人说道，“总是这样。”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埃菲尔酒店就已经成为那些先驱派艺术家和作家：奥古斯都·约翰、温德姆·刘易斯、埃兹拉·庞德等常去的地方。之后，查理·卓别林、罗纳德·费班克、乔治·格什温等也把名字添加在了来客的登记簿上，这个饭店在名流、潮人中变得更加炙

手可热。到了1927年，饭店本身成了一座纪念碑，它名声在外，价值不可估量。饭店墙壁上品质参差不齐的喷漆和蚀刻让格瑞丝联想到墓碑，各种乱七八糟且颜色大胆的墓碑。这个饭店利用它放荡不羁的过去来拉拢生意。你可以先点一个开胃小菜慢慢进入回忆，然后再点一个主菜来陷入怀旧里。当然，迪基·塞奇维克在这里非常自如。

“跟以往一样准时。”迪基站起来，亲了亲格瑞丝的脸颊，“亲爱的格瑞丝，你全身湿透了。”

“没事，很快就会干的。”格瑞丝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椅子上雕刻着状似核桃的图案，“同时，你也可以看着我身上冒着大团大团的蒸汽来权作消遣。”

“嗯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迪基坐了下来，说道，“我觉得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。”

“给我来杯酒，如何？”

“试试这个。”他把酒瓶在桌上转了转，好让格瑞丝看见商标，“它产自罗纳河，正如乔伊跟我说的那样，非常棒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但是我少了一个酒杯。行行好，把乔伊叫过来吧。”

他还在絮叨着那瓶酒，格瑞丝用餐巾轻轻地擦拭着她黑色真丝当晚礼服上一小块湿的地方。她抬头瞥了一眼，看见大街上撞到的那个宽肩膀男人正朝酒店走来。他穿着笔挺的白色晚礼服衬衣，系着领结。酒店老板鲁道夫·斯图里克立马站到他身侧，领着他来到酒店最好的角落处的餐桌上，不厌其烦地问着他是否觉得舒适，帮他点烟。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突然朝格瑞丝看过来，格瑞丝赶紧转过脸去，低头看着自己裙上乌黑发亮的珠状带扣，最后她把目光投向了迪基。他今

晚有点萎靡不振，一点也不像平时那个衣冠楚楚、热情洋溢的他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迪基。《先驱报》一切都还好吗？”

他脸上闪过一丝烦躁，“你知道的，不光是报纸的事，格瑞丝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接下来是一段尴尬时刻，最好不要跟他进一步讨论这件事。格瑞丝抓住机会又朝房间那边瞥了一眼。斯图里克正在给那个美国人详细介绍菜单，然后把 he 店里最出名的艺术家常客的一些画指给他看。那个美国人看起来很感兴趣，但是当斯图里克的目光转向他处时，他直直地朝格瑞丝瞥了一眼。

“今天糟透了。”格瑞丝迫使自己看着迪基，只看着迪基，“我把我设计的海报交上去了。”她啜了一小口酒，“我不得不说，这酒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可口，非常清新。”

“你交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交了。但是皮尔森先生并没有当真。我说的是，奥布雷·皮尔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也没有很认真地对待。我不敢冒丢饭碗的危险，事实上我真没那个胆。但是他们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，有时候真让人抓狂。”

“你经常这么抱怨。我们今晚都吃鱼吗？这儿今晚有柠檬鲈，可以搭配新鲜的土豆。”

“迪基，你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在那种地方工作有多痛苦，男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他们按时交稿就成。但是我，轻笑一声，吐一缕轻烟，我都得付出代价，我都要对他们表示感激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大发善心，让我在那儿工作。这就是我想找你诉苦的原因，